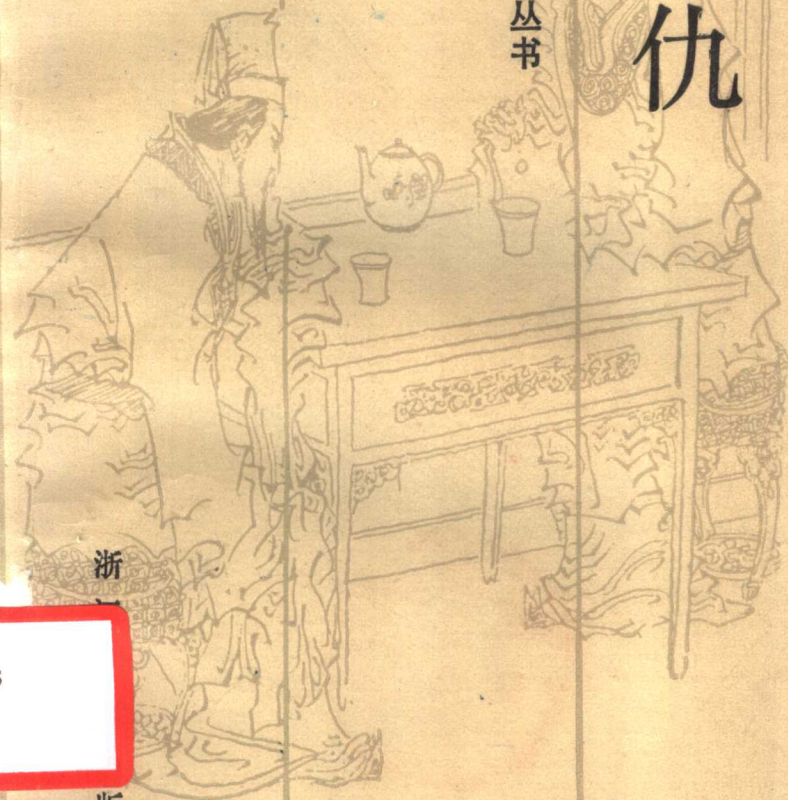


神仇

浙江民间文学丛书



浙

版社

77.3
35

浙江民间文学丛书

神 仇

刘 金 整理

浙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 朱承斌
陈 坚
插图 王 健
封面设计 张妙夫

神 仇

刘 金整理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3号)

浙江印校印刷厂排版 浙江教育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125 字数82,000 印数00,001—50,730

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317·246

定 价: 0.50元

前 言

收在这集子里的二十一篇民间故事和传说，都是我小时候从老人口中听来的。

我小时候，对门的铜匠爷爷，隔壁的杨阿见伯姆，都是讲故事的能手。每当冬日围炉、夏夜纳凉的时候，他们就兴致勃勃地讲起来。这些故事，可以说是我最初的启蒙老师。它启迪了我的思想和想象，激发了我对于文学的兴趣。记得我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曾以《鸡鹅鸭脚板》为题，记述了一个从铜匠爷爷那里听来的故事，以为“作文”。小学五年级时，我曾用毛边纸订了一个小本本，用来记录听到的故事，已经记了有五六篇之多。后来不记得因何半途而废，这个小本也不知丢到哪里去了。

初中毕业以后，我回到本村小学教书。那时写过一本日记。在这本早被老鼠咬得残缺不全的日记里，现在还可看到，有一页上记着《老虎怕“屋漏”》这个有趣的故事。

1943年在福建永安，我记述了《关于生肖的传说》，在一家报纸的副刊上发表。发表后，有一位好心的周先生

对我说：“生肖恐是古代图腾的陈迹。你把它写成是天帝的主意，未必确当。”我回答说：“这是民间传说，不是历史，也不是科学。”他颌首不语。

此后，我有好几年无暇顾及民间故事的整理和记述。直到1952年从部队转到上海华东人民出版社以后，因为照管着一个不定期的刊物《民间文艺选辑》，才再度激起我整理、记述民间故事的兴致。于工作之余，我陆续整理了《土地公公跌碎了》等十篇传说故事，以《九斤姑娘》为名，编成一个小册子，交给北京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了。

现在，这个小册子绝版已久，我手头亦无存书。前不久南方某省的民研会来信，要我将这小册子复印一册给他们，竟无以应命。这勾起了我想把这小册子重印出来的念头。便把原有的十篇收集拢来，又加上新近整理的十一篇，编成一集，更名为《神仇》，交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这些故事，大都闪烁着劳动人民智慧的光芒，寄寓着劳动人民美好的感情和愿望。特别是在《土地公公跌碎了》、《不怕鬼的杀猪佬》、《讲扳理》等篇中，显示着对神鬼的尽情嘲弄和蔑视，我觉得是很可宝贵的。有的则在荒唐的形式下蕴藏着深刻的哲理，不失为优美的寓言，如《呆女婿的故事》。有的又象讽刺诗，如《大嘴巴说大话》。

全国解放以后，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有了飞跃的发展。但我觉得，汉族的民间故事（还有民歌）的搜集整理，相对地说是太少了。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汉族民间故事的搜集整理，曾被局限在爱情故事、长工与地主、

地方传说……等几个狭小的圈子里，而把浩如烟海的其他故事排除在搜集整理者的视线之外。随着书面文学和其他现代文艺样式的飞速发展和普及，这浩如烟海的民间口头文学必将日渐湮没。果真如此，那就太可惜了。

民间故事的整理，当然以忠实的现场记录作基础为好。我的这些故事，却是凭着经过几十年时间冲刷的记忆整理而成。这是不得已的事。当年这些故事的讲述者——铜匠爷爷们，离开这个世界已经四十几年；当年听过他们故事的少年，现亦垂垂老矣。现已很少有人记得这些故事了。我如不把它们整理成文，保存下来，它们便将在这世界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忠实于记忆的整理，也就不无意义了。

最后，需要说明一下：《砸死恶猴子》这个故事，在我们嵊县流传很广。五年前，袁六樵同志来，谈起这故事，他说也熟知。后来，老袁将它整理出来，收在《嵊县民间故事》中，题为《斗獼猴》。我现在根据记忆整理的，与《斗獼猴》大同而小异，可供研究者参阅。

刘 金

1984年2月12日

目 录

土地公公跌碎了	1
黄松恭卜课	8
神仇	15
老渔夫和他的干女儿	20
陈郎和丁香	28
不怕鬼的杀猪佬	37
九斤姑娘	42
巧妇难倒秀才	58
偏心的丈母娘	62
呆女婿的故事	66
讲扳理(一)	69
讲扳理(二)	75
大嘴巴说大话	79
主客请	81
土财主请先生	84

罗隐的故事	87
董居明的故事	96
老虎怕“屋漏”	99
砸死恶獠子	104
关于生肖的传说	109
比胆大	117
三溪传说(三则)	120

土地公公跌碎了

瓜农阿三在土地庙前种了一亩地西瓜，栽完了瓜秧，走去给土地公公许了一个“愿心”：“土地公公呀，你老人家保佑得我西瓜日长夜大，个个象栲栳一样，我拿最大的一个来请你！”

土地公公一听很是高兴，他想：肋条肉、猪头、鹅，我都吃过，就是没有吃过西瓜，这一回，无论如何要弄他一个尝尝。

从那天起，土地公公就对这块西瓜地特别关心起来。天旱了，他盼下雨；雨下得太多了，他又盼天晴。他盼望阿三的这亩地西瓜，不要遭受水旱虫灾，以便到西瓜丰熟时，可以享受一下阿三许下的酬劳——一个大西瓜。

转眼已到西瓜成熟的季节。一天早晨，阿三挑了一对箩筐来摘西瓜啦。他看看满地的溜滚圆的大西瓜，满心欢喜，便拣那最大最熟的摘了满满的两筐，挑到镇上叫卖去了。他竟一点也没有想起向土地公公许下的“愿心”。

土地公公坐在土台子上，看着阿三把第一批最大的西

瓜摘去卖掉了，没有送一个给他“尝新”，不觉气得胡子根根翘起。后来转念一想：阿三家里穷，大概等着杂米下锅，所以急着把西瓜摘去卖了，说不定到明天，阿三会想起自己许下的“愿心”，摘一个顶大的西瓜来请他。这样一想，土地公公的气就消了一半。

第二天，阿三又挑了箩筐来摘瓜。谁知道今天他还是没记起向土地公公许过的“愿心”，摘了满满的两大筐，又挑去卖掉了。

土地公公眼睁睁地看着多好的西瓜被一筐筐地挑走，就是不能到口，于是又生了一天气。他只好把希望寄托在明天。可是到了明天，希望依旧落了空。

这样一天一天过去，土地公公左盼右盼，连一块西瓜皮也没有盼到。他眼看地里的西瓜越来越少，晓得再也没有什么指望了。他越想越气，决定要把阿三惩罚一下解解气。

瓜地旁边有一口水塘，塘里住着一个水鬼。那天晚上，水鬼坐在岸上望月亮，被土地公公看到了。土地公公便将他叫到跟前，吩咐他说：“明天阿三来摘瓜的时候，你找个机会，把他拖到塘里淹死！”水鬼答应了。

第二天，阿三又来摘瓜。他摘了几个瓜，放在塘岸上，等待装筐子。水鬼从塘里出来，想拖阿三下水，苦于没有机会，他就把放在塘岸上的西瓜拨一个到水里，搁在头上顶着，但等阿三来捞，便好下手拖他。

阿三摘罢西瓜，正要装进箩筐去，忽然看见一个西瓜

滚到塘里去了。那西瓜在水上漾着，离岸有两三尺光景，用手捞够不着；想下水去捞，又怕水深要淹死，阿三便拿扁担来划。可是奇怪，西瓜好象有意跟他捣蛋似的，他越划，西瓜越往塘中心漾去。阿三划来划去，划得手也酸了，火也起来了，便举起扁担，狠狠地朝西瓜劈了下去。这一劈不打紧，把西瓜一劈为二，连水鬼的头也差点给劈烂了。水鬼吓得一个猛子扎到塘底躲着，再也不敢露头。

土地公公叫水鬼拖阿三下水，没有得逞。土地公公气上加气，又想了一计。他将西山的老虎召来，吩咐它去伏在路口，但等阿三路过，就将他捉住吃下肚去。

老虎奉了土地公公之命，伏在路边的草丛里，专等阿三到来。老虎和猫一样，白天好打瞌睡。它等了一会，不见阿三到来，就呼呼地睡熟了。恰巧在老虎睡着了那会子，阿三来了。他一路走，一路低头盘算着柴米油盐的事，所以他没有看见伏在草丛里的老虎，就匆匆走过去了。

这时，水鬼正坐在塘岸上晒太阳，忽见阿三扛了一条扁担走来，以为又要劈他，竟吓昏了，他不躲进水塘，反而朝着大路奔逃而去。巧不巧伏在路边草丛里的老虎正好睡醒，它睡眼惺忪，看见水鬼顺着大路奔来，以为就是阿三，便一个“虎跳”豁到路上，“啊乎”一口，把水鬼吞了下去。

这一次，土地公公的诡计不但没有得逞，反而赔了一个水鬼。他又气又恼，决定派一个小鬼去打死阿三。

阿三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十多岁了，名叫判官；小儿子只有七八岁，名叫小鬼。那天，阿三在塘边车水，大儿子

判官攀在车架上，帮他踏着水车。小儿子小鬼牵着一头牛，在田塍上放牧。

不知怎么一来，牛起了性，忽然从小鬼手里挣脱绳子，翘起尾巴，狂跑而去。小鬼吓得没了办法，顿时大哭起来。阿三看见了，就在车架上大声吆喝：

“小鬼！你来，你来！怕什么？逃不了的！”他的意思是，叫儿子不必怕，牛逃不走的，且先来帮他踏水车。恰巧这时候，土地公公差遣的小鬼来了。他老远就听见阿三在车架上吆喝，叫着自己的大号，威胁说“你来，你来”，不觉吓了一跳，心想：“莫非阿三已经看见我了？不如暂且躲一躲，看他怎么做。”想着便钻进路旁的一个豆棚里去躲起来。这时，那头牛正好也跑到豆棚旁边来，它想吃还没枯黄的豆叶呢！阿三在车架上远远望见，连忙吩咐他的大儿子说：

“判官，你快去，把它抓来！它在豆棚那里！”

小鬼刚躲进豆棚，忽听阿三叫判官来抓它，吓得魂飞魄散，连忙钻出豆棚，没命地逃走了。

土地公公坐在土台子上，看见小鬼无缘无故地逃走，气得直跳起来。大家知道，土地公公的土台子是小得可怜的，他猛一跳，就失去了足，一头栽下来，把个泥塑的身子跌得粉碎。

阿三的小儿子，远远看见土地公公从土台子上栽下来，挂着两串眼泪笑起来说：

“爹爹！土地公公翻落来了，翻碎了①！”

阿三瞪了小儿子一眼说：

“土地公公翻碎不翻碎，不用你管。你只要把牛管管牢就好了！”

①嵯县方言，翻是跌的意思。翻落来即跌下来；翻碎即跌碎。

【附 记】

这个故事的开头，还有另外两种讲法，现整理如下，供读者比较研究。

王三在“褚吉堂”^①前种了一块地西瓜。种好后，去向褚吉菩萨许了一个愿：“管顾我西瓜长得象笏箕^②，我用活络头来谢菩萨。”

褚吉菩萨不知道活络头是什么东西，很想尝一尝。因此他天天望着这块瓜地，盼着瓜秧快蔓藤，早结瓜。天晴久了他盼下雨，雨下多了他又盼天晴。巧不巧这一年风调雨顺，王三这块地的西瓜长得实在好，笏箕大的西瓜坐得满地都是。

看看西瓜已经可以开摘，王三要紧先去给褚吉菩萨还愿。他先去剃了个光郎头，回家又在一张旧方桌中间挖了钵头大一个洞。他就背着方桌给褚吉菩萨“还愿”去了。

走进土地堂，王三把桌子搁在神座前，隔着桌子，向褚吉菩萨拜了三拜，口中念念有词：“褚吉菩萨呀，你管顾我西瓜长得好，我还愿了。现在请吃活络头！”说完，就钻到桌子底下，随身带来的洋红水搽得满头满脸，然后，将血红烈刺、不知道象什么东西的脑袋，

从方桌的洞口钻出来。褚吉菩萨一看，好不奇怪：这个血红烈刺的东西就是活络头吗？他伸手想抓过来看一看，不料手还没到，活络头早缩下去不见了。褚吉菩萨生气地抽回手，那个血红烈刺的活络头又露出来了……

这样反复“活络”了三次，王三认为已经还过愿了，就从桌子底下走出，背起桌子回家了。

褚吉菩萨知道受骗了，气得两眼发直。气过一阵之后，他就想法来报复。……

二

王三在褚吉堂前种了一块地芦稷^①。种完后去给褚吉菩萨许了个愿：“管顾得我芦稷穗大粒满，我用猪头三牲来谢菩萨。”

这一年雨水调匀，芦稷果然长得穗大粒饱。褚吉菩萨也很高兴，以为可以稳享猪头三牲了。可是王三家里很穷，哪有饒实紫品？实际上，他只不过随口许了个愿，并没把它放在心上。所以到了芦稷收起，也没有想起给褚吉菩萨还愿的事。

褚吉菩萨可不高兴了。他想：王三许了愿不还，言而无信，我要你明年庄稼没有收成。我要你种的庄稼只壮根，不壮穗头。

看不出王三倒懂得轮作的道理。第二年，这块地他不种芦稷了，改种番薯。褚吉菩萨呢，呆兴兴的，还是一味在根上使劲。到了秋天，王三来收番薯，掘开一看，番薯一个个大得象茶瓶，他高兴极了，又是一个大丰年。

褚吉菩萨看着王三喜孜孜的样子，懊悔莫及。他想：明年我要你的庄稼不壮穗头不壮根，专壮半腰里，看你还有没有收成。

第三年，不料王三把这块地改种了六谷^②。褚吉菩萨不知道，还是一个劲地叫它壮腰。到了秋天，六谷棒子一个个长得又长又粗。不用

说，王三又得了一个出奇的好收成。

这可把褚吉菩萨气坏了。他只好想别的法子报复王三……

①解放前，嵊县田野里常见一种很小很简陋的庙。庙里供着一个泥塑的或石雕的少年坐像，就是褚吉菩萨。“褚吉”读如“刺棘”。《嵊县民间故事》中写成“酒州菩萨”，我疑非是。

②筲箕，竹丝编成的饭篮，嵊县北山区家家都有。有圆锥形和扁圆形两种。

③芦稷，高粱的一种，糯性。

④六谷，即玉米。大概因玉米在稻、黍、稷、麦、菽（豆）之外，故名六谷。

黄松恭卜课

有个名叫黄松恭的人，在书摊上买了一本《六壬神课》。他想无师自通，学会卜课的本领。但是书上讲的，读起来朦朦胧胧，似懂非懂，入门也难。偏偏他是个好吹牛的角色，学了三天《六壬神课》，逢人就吹：“我会卜课！”

有一天，邻居阿婶不见了一只“撮杓”^①，翻遍了角角落落，也没有找着。邻居阿婶过来请黄松恭给卜个课。黄松恭一面拿出几个铜钱，装作起课的样子，一面肚里盘算着：“撮杓”不值几个钱，没人要偷；不象鸡鸭牛羊，会自行走失；不是针头线脑，容易混在垃圾里扫脱；不是什么好吃果子，会被馋嘴的孩子偷吃……那末，“撮杓”究竟到哪里去了呢？估计多半还在家里，不过埋没在什么杂物下面了。——他这样想着，就开口说：

“依据课象看来，‘撮杓’没有丢失，也用不着寻找，过后自见。”

过了几天，邻居从谷仓里畚谷子去舂米，意想不到地在谷子下面扒出了‘撮杓’。邻居阿婶喜笑颜开地嚷嚷：

